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801703

10位ISBN编号：7806801707

出版时间：2004-5

出版时间：太白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云中岳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内容概要

云中岳武侠精品共包括四个系列：痴侠系列、仗剑天涯系列、怪侠系列和情侠系列。

《莽原魔豹》是云中岳武侠精品第三辑“仗剑天涯系列”里的一部作品，本小说介绍了：明灭清初，天下还不太平，反清复明义士四处活动。

鬼谷老人和张家全在紧要关头，救出六合王儿子小福，受到清兵搜捕追杀。

张家全绰号“魔豹”，他从小茹毛饮血，出生入死，过狩猎生涯。

在山野里，二十步内可辩潜行兔子是雌是雄，双刀飞抛可南击瞎野双眼，剽悍勇猛，武功奇绝，为了保护小王子和鬼谷老人，他采用围魏救赵之计，北去太行山引开追兵与鹰犬。

说来也巧，正赶上清朝小皇帝顺治要来游五台山，大批名宿高手前来护驾。

埋伏在路途中的十七名义士，纷纷落入燕山三剑客手中。

“魔豹”救出这这些人，却落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之中。

他是山野之王，谁也无法抓住他，在崇山峻岭中，神出鬼没，出奇制胜，女侠尹香君是他的爱侣，也是帮手，与三剑客、锡伦活佛、六猛兽等人，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，将他们一一击杀……小说情节紧张，险象环生，精彩场面，扣人心弦。

少林拳、武当点穴、庐山三剑、泰山鹰爪王的鹰爪功，都被描绘得唯妙唯肖，叹为观止。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作者简介

云中岳，原名蒋林，字柏楚。
广西南宁市人。
以星河笔名发表作品。
以云中岳笔名发表新武侠小说多部。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书籍目录

痴侠系列 霹雳天网（上、下）血汉妖狐（上、下）草莽争雄（上、下）杀手春秋（上、下）火凤凰（上、下）京华魅影（上、下）仗剑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（上、下）霹雳天剑情（上、下）四海鹰扬（上、下）蛟索缚龙（上、下）浊世情鸳（上、下）剑仗无涯（上、下）怪侠系列 情剑京华（上、下）虎啸金陵（上、下）虎胆雄风（上、下）碧血江南（上、下）邪神传（上、下）刀气撼春情（上、下）情侠系列 冷剑飞莺（上、下）湖海群英（上、下）乱世游龙（上、下）锋刃绮情（上、下）剑影迷情（上、下）烈火情挑（上、下）无情刀客有情天（上、下）虎踞龙蟠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鬼谷老人 一定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
怎么所有的飞禽走兽，纷纷往北窜飞？

张家全站在山腰的矮林前，困惑地向西麓眺望，居高临下，俯瞰小漳河河谷一带，无缘无故地感到心神不宁。

也许，是飞禽走兽的北避，引起他某些联想吧！

当然，这种联想决不会是好的联想。

在记忆中，自懂人事以来，他所经历的、所看到的，似乎除了死亡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印象留下来了。

天灾、人祸。

饥荒、瘟疫、刀兵、流血…… 除了死亡，还是死亡，死亡。

潞安府、沁州，短短的廿年中，人口从一百廿万，减至目前的廿三万，这是说五个人中死掉了四个，其中还不包括出生的人。

他就是在战乱中出生的，十八年来，他始终在死亡中挣扎。

正式换朝换代，还不足四年。

流寇、太行山贼，把这一带搞得烟消火灭，前后廿几年，他就是在血流成河中长大的。

然后，是金虏的铁骑光临。

然后，金虏被称为满州。

然后，又称为大清朝。

结果，他的脑袋前半部披剃光，后半部头发编成一条小猪尾巴，而且发根剃掉一寸宽的边。

他不敢不剃不留，因为山西巡抚大人申朝纪，所公布的皇榜，高悬在州衙的公布栏内，写得明明白白：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。

在南方，剃发令晚颁了十几年。

他当然要留头，只好不留前半部腊袋的头发。

以往，大男人谁肯花时间去结辫子？

但现在头发只有一半，要是不结辫子，那像什么？

顺民，就是这个鬼样子。

说顺民，是不正确的；正确的说，是奴才。

大清皇朝自皇帝以下，都只有一种人：奴才。

大官们是大奴才，小官们是小奴才，全是奴才，只有一个主子。

他一身猎装，手中有弓，腰间有猎刀。

从八岁起，他就在太行山数千里山区狩猎，一年只有逢年过节在家里度过。

家，那只是十余间破败的古老房屋，除了他之外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。

他的母亲，是他在九年前，他老爹披征入潞王府当差后一年，派到太原一带打仗时去世的。

那一年，他正好十岁。

十余间破败的房舍，只有他一个十岁的小孩。

人，都死光了。

天下太平了，州城西隅的兴文街张宅，就剩下他一个人，因此，他更少回家了。

张家的东面不远处，是原来的州学舍，目前除了断瓦秃垣，已经看不见一栋像样的房屋整条兴文街，真正完好的房屋，不会超过十家。

虽则太平已经三四年，仍然是满目疮痍南方仍在打仗，这里，官兵民壮不时向土匪强盗出动围剿。

一般说来，大事不生，小事不断，太平的气象已经可以看出来了。

庄稼收成好，市面正以快速的脚步复苏。

顺民的日子还满好过的，只要不造反，不叫什么勤王、不高呼大明皇朝万岁，就可以活得愉快。

他看过满州人、蒙古人，不怎么样嘛，还不是一样的面孔？

和他一样，一个鬼样子，实在看不出什么不一样。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话他听不懂。

山下，是至太原府的官道。

官道沿小漳河河谷上行，在六月盛暑的炎阳下，平时车马往来不绝，商旅往来络绎于途是了，这条官道不对劲。

前后十里地，鬼影俱无，没有车，没有马，甚至没有一个步行的旅客。

怎么一同事？

今天又不是大年初一，怎么官道上竟缱鬼影俱无？

当然不对劲。

“我得下去看看。”

“他向自己说。”

挟了弓，他分枝拨叶向下走。

这里群山起伏，往南卅余里是州城。

沁州是直隶州，直隶太原府。

下面这条河叫小漳河，也叫西漳或浊漳，发源在北面数里的滑山。

这是说，官道过了滑山西麓，便离开小漳河谷了。

滑山东麓还有另一条河，甲河。

小漳河流经州城西面两里地，也叫铜河。

滑山一带，飞禽走兽特别多，有豹、有熊、也有虎。

兵荒马乱数十年，人都快死光了，飞禽走兽真是满坑满谷。

所以，他成了业余的猎户，日子相当好过，他的猎猛兽技巧，在方圆千里内找不出第二固。

他老爹张昆山，廿年前景武林的悍将，江湖亡命的代表性人物，绰号叫四海潜龙。

流寇的第一号悍将飞天虎傅群，兵败郑州带了十六名悍贼，在卫辉府拦路抢劫，不幸虎劫龙自取灭亡，十七名巨寇片刻间横方圆三丈地。

阐王李自成，曾经出赏格黄金千两购买他的头。

四海潜龙成家之后，返回老家沁州，从此有了妻儿、有了家累，也从此任人宰割，先是成为民壮的小队长，然后被编入潞王府的亲卫军。

当然，没有人知道他是四海潜龙。

兵赴太原之后，太原不久沦陷，他从此失了踪，是否已经阵亡，谁也不知道。

总之，四海潜龙曾经在国破家亡时，确曾为大明皇朝尽了一分心力。

天下太平了，虽然南方仍在打仗，大明皇朝仍在孤臣孽子手中撑持，北方的确正大踏步向太平盛世迈进。

可是，十年来，张宅的老主人四海潜龙，依然音讯全无。

这也就是张家全不肯离开故乡的原因，他眼巴巴地等候老父归来团聚。

十年的数千里狩猎生涯，他也从儿童成长成青年。

茹毛饮血，出生入死，他不但体格健壮得像一头成长的豹，性情也像豹，甚至也具有豹的嗜血性。

降下一道山梁，他突然向草丛中一钻，形影俱消。

这就是豹，发现猎物或劲敌时，悄然隐伏待机，与猛虎大吼大叫的特性完全不同。

三个育衣人，正悄然潜行，越过前面的树林，悄然登上可俯瞰五皇外山脚下的官道，在山脊潜伏在草中，向下面指指点点，低声商量。

两男一女，两个中年男人不是顺民，没剃头，梳了道士髻。

假使披官兵或捕快捉佐，砍下脑袋，发髻正好用手提，提到州衙可以领到十两银子赏金天下太平了，人口少，十两银子可以买十石麦子。

这就是一条命的价码：十石麦子。

女的穿紧身骑装，青布包头，仍是官府所谓的“汉装”（严禁说明装）。

汉人（不许说明人）实在也很可爱的，不知是那一位仁兄自我解嘲，说汉人做顺民的条件是：生降死不降、男降女不降。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因此，死了以后，入棺可以穿明代衣冠，墓碑也沿袭旧制云云。

女不降，也是迫于现实。

把汉家女人强迫穿旗装放天足，那几乎是办不到的事。

要叫一个女人放天足丢掉裹脚布，她宁可去跳河。

女人如果都死了，男人岂不都去拿刀枪拼命？

四海潜龙如果不是有了妻儿，恐怕至今仍是做啸天下的亡命。

这位女的相当健美，身材高挑，眉目如画。

天气热穿得少，骑装紧身更显得玲珑剔透，该高的高，该窄的窄。

总之，这是一位年近双十，成熟健美的可爱女郎。

至于她腰带上插着的宝剑，和腰间的沉甸甸百宝囊，可就不怎么可爱了，那是可怕的杀人家伙。

两个中年人相貌堂堂，一双虎目冷电森森锐利极了，一佩刀一挂剑，全身绽放出骠悍、冷酷、机警等等慑人的气息。

“真不妙。”

“那位佩刀的中年人说：‘戒严，不是好兆头，可能走漏了风声，要不就是咱们有了内奸，披奸细出卖了，不然怎会戒严封市？’”

“不可能，周叔。”

“骑装女郎语气中充满自信：‘咱们本来就没有几个人，在太原潜伏的河东三杰绝对可以信任，沿途传讯的太行三仙更是铁血男儿’”

“挂剑的中年人苦笑：‘把虎豹的斑毛刮掉，仍然是虎豹。’”

他们放下屠刀不过五六年，扮成玄门弟子便称起仙来愚弄人，只要有人给他们重赏，要他们去挖他老爹的坟，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拿起锄头来干。

扬姑娘，你找来的这些所谓忠义铁血之士，还真是些人才。

“吴叔，晚辈已走投无路，怎办？”

“骑装女郎无可奈何地说：‘能找得到的人，就是那么几个。’”

要不是河东三杰肯仗义代为找人，晚辈恐怕连一个人都找不到呢！

有些人听说要抢救的人是家姐，一个个变色而走”

“周叔摇摇头：‘怪也该怪令姐不该攀龙附凤嫁给龙子龙孙，怪也该怪朱家皇朝的贵胄们太争气了。’”

令姐夫山阴王在蒲州，老实说，真心真意同情他的人，就没有几个。

算了吧！

不提这些，规在这条路上戒严，官兵都踩在各处蔽地理戒备，显然已走漏了消息，你打算怎辨？

“周叔，晚辈已六神无主。”

“那”依我看，还是暂且放弃在这条路上抢救的计画，到前途去候机。

此至京师迢迢数千里，下手的地方多着呢。

“周兄，夜长梦多。”

“吴叔断然反对：‘多拖一天，多一分凶险，对方戒备也就日益森严，绝对不能拖。’”

“吴兄，你的意思”

“吴叔沉声说：‘潞州府城有满狗一位参领兼城守卫，有一千五百名八旗兵，很可能派一两个佐领率兵马护送南下，咱们那有机会抢救？’”

所以，势在必行”

咱们等河东三鲢赶来，再商议行止。

扬姑娘，这就前往会合处，先前往看看天色。

“好的。”

“杨姑娘向北面丛山一指：‘越过前面的峰腰，山脚下有条小溪就是会合处。’”

“不走大道，你认识方向知道怎么走吗？”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“以这座山为指标，大概错不了。”

三人掩起身形，绕山而走。

张家全隐身在廿步外的树林内，他耳力极为锐敏，三人的话虽则声音甚低，但他听了个字字入耳，心中一动，决定看看究竟。

原来是戒严，有官兵藏在山林内，难怪走兽飞禽纷纷离去。

小溪就是甲河的源头，向东流。

一山两河源，一向东一向西流，复在三百里外会合，同是漳河的支流。

山谷中小溪会合口，溪旁搭建了一座猎人度宿的小茅屋，屋前站着一位满脸横肉，穿道装的中年道人。

道人背负七星剑，手中有拂尘，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概，远远地目迎向下降的周叔三男女，鹰目中有阴森的笑意。

“飞云道长怎么来了？”

“急急奔到的周叔颇感不悦：“官道戒严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平常事，周施主。”

“飞云老道阴笑：“你要知道，这次山西地区朱家诸王孙进京朝圣，是极为重大的事。”

山西巡抚申狗官重责在身，为免沿途发生意外，戒严颇为正常。

要知道这些王孙学家进京，库藏与眷口一同动身，施主可知道有多少人，打库藏的主意？

再说，山西的民众，对这些混帐王孙可说恨之入骨，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变故？

诸位请进屋里歇息，贫道当将沿途所获的消息，与诸位参详，也可让杨姑娘在心理上有所准备。”

“吴叔突然一拉周叔的手膀，炯炯虎目狠盯着虚掩的柴门，警觉地将剑挪至趁手处。”

“飞云道长，你一个人来的？”

“吴叔冷然问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飞云老道狞笑问。”

“屋子里。”

“吴叔向柴房一指。”

“江南剑客吴剑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飞云老道闪在一旁：“老江湖见微知着，佩服佩服。”

呵呵！

屋子里有几位施主，诸位当不至于陌生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周叔沉声问，已看出警兆。”

“诸位进去就知道了。”

“扬姑娘脸上涌规惊讶的神色，举步向柴门走去。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江南剑客伸手虚拦：“去不得，退！”

“屋内突然传出三声金铃响，柴门自启。”

江南剑客大吃一惊，拉了杨姑娘急退。”

“慑魂谷慑魂仙姬蔡红妨的慑魂金铃。”

“他脸上有恐惧的神情：“这妖道出卖了我们，杨姑娘，快退……”柴门闩处，出来了两名一身桃色衣裙的少女，佩剑挂囊清丽出尘，一看便知是侍女。”

“走不掉了，吴兄，来不及啦！”

“周兄的刀按上了刀靶：“咱们只有两条路可走，听她们摆布，或者全力生死一拼。”

“又出来了两名相同打扮，相同装束的侍女。”

“香风入鼻，红影入目。”

随后出来的火红色红劲装女郎，红得像一团火，长得也像一团火，成熟女人的体态极为撩人，可惜劲装却带来刚强与威严，令人不敢亵渎，不敢想入非非。”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“周三爷不愧称江湖怪杰八方刀，对江湖情势了解得相当清楚，知道走也走不掉。”

“红衣女郎微笑着说，笑容极为动人：“其实，慑魂谷的人并非洪水猛兽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本姑娘也讲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蔡姑娘，你们……”杨姑娘惶然叫。

“扬姑娘，你不要怕。”

其实，本谷的人前来，与你抢救令姐的事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
“慑魂仙姬的确没有敌对的神情流露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 “这次进京受改封的王孙，共有五位王爷与两名管理，五座王府的库藏，也一同搬运进京。”

三位道长已经答应与本谷合作，一方面救令姐，一方面要取库藏的百万金珠宝玩。

杨姑娘，你不会反对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 “我不但不反对，还得谢谢你们。”

“扬姑娘戒心尽除，感激地说。”

“不过，有意夺取库藏的人，不只本谷这一批。”

据本姑娘所知，不下五批之多，其中有五行堡冯家、一别庄沈家。”

所以，我希望你江南剑客吴剑虹大侠、八方刀周方大侠，与及由姑娘你直接合作的河东三杰，与本谷的人采联合行动，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“我的天，你们这些妖魔鬼怪，都一窝蜂赶来发国难财！”

“江南剑客叫苦不迭：“你说，我们有选择吗？”

“恐怕没有了。”

“慑魂仙姬斩钉截铁地说。”

“你们都是有基业的人，不怕满人报复？”

“你说过，这是发国难财，发国难财必须把握时机。”

目前他们必须用全部力量打天下，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故分心，正是大好良机，一旦天下太平，机会就永不会来了。”

所以，这件事让本谷来耽心吧！”

“在下无需耽心。”

“江南剑客苦笑：“反正吴某孤家寡人一个，国破家亡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谁知道那一天丢头送命？”

“你阁下如果不肯合作，就会立即丢头送命。”

“慑魂仙姬语气充满威胁。”

“我知道，好吧！”

我听你的。”

“江南剑客屈服了。”

“周兄，你我一剑一刀，在水深火热血流飘杵中闯荡过，像是一条线上拴着的两只蚱蜢，飞不了你，蹦不了我。”

“八方刀也见机表示意向：“你既然认了，我还能逞英雄？就算是多闯一次刀山，将命运付之上苍吧！”

看来，慑魂仙姬，主专人非你莫属了。”

“当仁不让。”

“慑魂仙姬做然地说。”

“好，芳驾有何计策？”

“本姑娘可以概略的告诉你们。”

“在下恭聆高见。”

“人马到了这一段行程，先半日将发生些少耽误，必须晚一个半时辰左右，不能及待赶到沁州宿站，约黄昏待光抵达此地附近，也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”

详细行动计划，日后自知，反正还有半天工夫，正好从长计议。”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诸位，谳进。

柴门关上了，飞云老道隐身在屋角的树林警戒。

张家全悄然退走，懒得过问这些人的闲事。

山西全境朱家的龙子龙孙很多，以浑王支系与代王支系为主。

以此地来说，除了潞安王之外，还有沁源王的食邑与襄垣王的食邑。

潞安王失效鏊，已在去年初披解送至太原囚禁。

六合王朱效奎、山阴王朱廷理，也在三月初在蒲州被俘。

这些朱家皇朝的龙子龙孙，自下在太原受到颇为周到的招待，甚至王库的金珠宝物，也一同解送太原归各王掌管。

满人此举在于安抚人心，鼓励大明的官民投降。

山西巡抚申朝纪，就是标准的汉奸。

他本人对朱家皇朝的子孙并无好感，但秉承主子的意思，把这些投降或被俘的王亲国戚，招待有如贵宾，也因此而继续把那些逃匿的龙子龙孙引诱出来，一一请到太原享福。

张家全对这些事不感兴趣，感到兴趣的是沁州父老的安全。

这些家伙如果在沁州境内劫人劫财，那么，沁州的人（州辖沁源、武乡两县）可就惨了，将会有不少无辜人头落地，至少一年之内不能脱离军管。

他向南退走，一面走一面思索该如何把这些人赶离州境，让他们到潞安以南去行凶。

绕过一处山脚，蓦地，他站住了，手一动，右手多了三文鹰翎箭。

他从箭袋抽箭的手法，速度骇人听，似乎那不是抽动，而是变戏法般变出来的。

他的一双冷电四射的虎目，不转瞬地狠盯着前面廿步外的一丛丈高的擢木。

久久，声息俱无。

他屹立如山，在烈日下丝纹不动。

久久，终于有人沉不住气了。

“这小子够机警、够沉着。”

“树丛中有人说话：年轻人有这种修养，真不简单。”

安老，该咱们出去了。

“踱出两个灰袍老人，居然剃了头留了猪尾巴，所佩的剑古色斑烂，各背了一只小包裹。”

“喂！”

“那位山羊胡出现斑白的人，向对面荆棘丛挥手示意：‘冯堡主，你们也该现身了吧？’”

“出来了七个人，五男两女。”

为首的中年人虬髯戟立，虎目炯炯有神。

四位长随皆是所谓熊罴之士，一位穿黑劲装美若天仙冷若冰霜的少女，和娇美的十五六岁俏女婢。

七男女清一色佩剑，长随各携有一只包裹。

一主四仆，皆剃了头留了辫，戴了后来被称为瓜皮帽的六合帽。

主人的紫衣长衫，外面加了件正在流行的所谓马褂，其实是原来很少人穿的褚子，型色与皮背心一样，只是不是皮制的。

张家全并不是对外面的情势一无所知。

他在太行山区数百里内狩猎，与那些土匪强盗、逃兵流民，避祸的浪人、寻仇的武林高手，难免有所接触。

返家度年节，也与州城的人和旅客交往，多少也了解一些脉络。

可是，对那些远道的高人，就所知有限了。

不久之前，他曾经听慑魂仙姬谈及五行堡冯家。

那是北面平定州摩天岭的一座堡，万山丛中的一处严禁外人接近的绝地。

堡主指断魂冯威，有名的江湖亦盗亦侠的巨擘，也不是绿林强盗。

总之，什么都不是，威震江湖名号响亮。

天下大乱期间，他成了暴发户，五行堡真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。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据江湖传闻，这家伙是替八旗兵带路攻掠山西的汉奸，得了不少好处。

另一个传闻，说他与军机处的飞龙队有密切的往来。

流寇蹂躏天下期间。

满人的飞龙队入关秘密活动，就与五行堡的人取得谅解订了密约云云。

飞龙队是对外的称呼，对内称“龙飞”，取龙飞九五的意思；满人在入关之前，便已有龙飞九五的野心了。

张家全曾经到过摩天岭，但不曾见过冯堡主。

看了这位冯堡主的像貌，猜想一定是指断魂来了。

“不是咱们要等的人。

“冯堡主含笑缓步而来，神情倒还友好：“两位老哥大概早就发现冯某了，现在才打招呼，是不是有欠妥当？

“““呵呵！

咱们是瞎子吃汤圆，心里有数。

“那位寿眉入鬓的安老怪笑：“老实说，从太原跟来的人，人同此心，见者有分，当仁不让。

山西的财富，两百多年来，几乎全集中在全境十七王府的库藏内，好不容易来一次大搬运，不趁机捞一笔，才是天下一等一的大笨瓜。

““所谓捷足先登。

“留山羊胡的老人也怪笑：“呵呵！

咱们中条二孤老如果向你这位地主攀交情，那还有咱们的分？

这小辈虽然不是你我等的人，但看他的装束……““是本地的猎户。

“冯堡主接口。

“所以，一定可以知道一些消息。

“安老说。

“对，很有用。

“冯堡主点头同意。

黑衣女郎冷森森的凤目，有了些柔和的光芒流露，对冷然屹立的张家全，显然甚有好感“人是老朽先看到的。

“安老明显地自命是得主。

“真的呀？

“冯堡主笑笑：“别忘了，冯某是地主，喧宾夺主，像话吗？

““五行堡比老朽的中条山孤谷，近不了两百里。

““够近了，安老。

““哼！

““不要哼，安老，你无法证明是你先看到的，这样吧，一同问消息，不伤和气如何？

“中条二孤低声商量片刻，小有争孰。

“好吧！

樊老哥也同意了。

“安老最后说：“为了各方利益，先由老朽问如何？

““冯某尊重两位老哥的意见，请吧！

“冯堡主大方地同意了。

反正双方都在扬，先问后问都是一样，双方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。

中条二老满意地一笑，并肩向廿步外的张家全走去。

张家全仍然屹立如故，韶并未搭上弦，虎目冷然注视两个狞恶奸笑的老人接近。

他不知道中条二孤老是何来路，也不知道中条山有这么一座孤谷。

“好雄壮的小伙子。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”安老邪邪地笑：“呵呵！

你是本地人？

”不错。

”他沉静地点头。

”是猎户？

”不错。

”贵姓呀？

”姓张。

”张，大姓嘛，呵呵！

大名是……”家全，一家安全的意思。

”他多说了几句，可能是有感而发：“可是，天灾人祸整整荼毒了二十年，家不但不能全，甚且家亡国破，我的名字实在取得太奢望了，所以遭到鬼忌神妒，哀哉！

”小朋友，破家的不只你一个人。

”我知道，万家哭，但我不怨天尤人。

”好！

有志气，你在这附近猎到了些什么？

”今早才来的，没发现该猎的畜生。

”他意有所指，畜生两字说得十分刺耳。

”附近曾经有人走动，对不对？

”不错。

”他又懒得多说了。

”看到些什么人？

”有男有女。

”在何处？

多少人？

”那边。

”他向后一指：“你们自己可以去找。

”你不必打猎了。

”安老掏出一锭碎银：“给你，带我们去找。

”抱歉，我不是花子。

”他断然拒绝。

”不要就算，但你一定要带我们去。

”为何？

”因为我们要你带。

”安老偌大年纪，说话却霸道得很：“先别忙，可以把那些人的长像、人数、或者特征先说来听听。

”无可奉告。

”什么？

你拒绝说？

”不错。

”好小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一定的。

”安老几乎要跳起来。

”十几年来我活得好好地，一点也没不耐烦。

老人家，你不要活得不耐烦，不要惹我，你们走吧！

”可恶！

没有人敢在我绝孤安乾面前，用这种口吻向老夫说话。

”安老真冒火了。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“现在你碰上一个了。”

“该死！”

“他在山中狩猎，十几年来过的是弱肉强食生活，本身就带有三分兽性，几乎也将对他怀有恶意的人看成猛兽，那种面对威胁就会无情攻击的冲动，随时都可能发作。”

安老真不该引发他的兽性，尤其不该伸手扣他的手肘，更不该毫无顾忌地直接徙正面冲上贴身。

一声弦响，他双手齐动，如何将箭搭上弓的？

连旁观的自力超人高手冯堡主也未看清。

“哎……”安老的惊叫随弦声发出，伸出的手掌穿着一支韶，箭贯穿掌心，锋尖距安老肩并不足三寸。

这是说，韶已穿透两尺以上。

近身发韶，势不可能，但事实俱在。

安老急退两步，快速地折断箭捍。

“樊老哥，毙……毙了他……”安老拔韶厉叫：“我……我的右手……”樊老大吃一惊，立即超越上扑。

弓弓拉满，镞尖在阳光下闪闪生光。

“冲上来！”

“张家全沉声叫。”

相距仅五六尺，樊老惊骇地止步。

箭的速度本来就快得自力无法看到，相距似乎伸手可及，矢尖正对着胸口，任何人也无法避开这一箭，怎能冲上来？

冯堡主大感吃惊，七个人身形一闪，便到了三丈外，却不敢再接近抢救，也无法抢救。

“樊老，退！”

“冯堡主沉着的嗓音传到：“这是三个力的弓，任何高明的气功也抗拒不了近距离的攒射”。

这位小老弟动了杀机，小心。

“安老握住血淋漓的手，老眼中放射出怨毒无比的光芒。”

手掌被箭贯穿，这痛楚真可以令人发疯，但老家伙居然忍受得了，连哼都没一声。

樊老脸色铁青，极不情愿地向后退。

“小老弟，出手伤人，你是不是太狠了？”

“冯堡主背着手，若无其事地走近，说话和颜悦色：“这是不公平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你的指责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张家全也和颜悦色反问。”

“小老弟，你知道我所说不假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，甚至是一个昧着良心说话的人。”

“噢！”

你……”冯堡主光火了。

“你明明知道那老家伙的手上有鬼，他那一抓存心要抓裂我的肩肘，我射伤他的手，可说是最公平的事了。”

本来，我有权一箭射死他的。

站住！

你靠得太近了。

“你怕我接近？”

为何？

“我不信任你。”

“冯堡主在丈外止步，仍然背着手，眼中的异光一闪即没，笑容令人心安。”

“此时此地，你不信任我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冯堡主一点也不生气：“你以为我是他们一路的？”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“你是吗？”

“你认为如何？”

有身分的人，说话一定很技巧，不会直截了当肯定地回答，冯堡主也不例外，因为他是有身分的人。

“不管你是不是他们一路的，最好不要惹我。”

“你很厉害。”

“不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，而是你必须权衡值不值得的问题。”

我，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猎户，双肩担一口，死了拉倒。

而你呢？

算了，到此为止。

他向后退，拉满的弓开始松弛。

“小老弟且慢……”冯堡主含笑举手相招。

这瞬间，突变已生。

一道肉眼难辨的淡芒，从冯堡主的手中逸出。

黑衣女郎身形急射，好快，但见黑色的淡淡人影迎面射来，廿步空间一闪创至。

谁会料到一个含笑招手的人突出杀着？

张家全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怎知人心险恶？

刚发现不对，迎面飞来的淡芒已经及体淡芒体型小，对面看更细小，决不是肉眼所能及待发现的，何况对方在神色上，看不出丝毫敌意，即使事先有所防备，也来不及了。

是细小的针形暗器，奇准地贯入右肩井。

黑衣女郎到了，飞扑而上。

啪一声响，大弓坠地。

一声怒吼，张家全的左手仓猝间吐出一掌。

“啪！”

接住了黑衣女郎伸来的右手。

张家全只能用上三成劲，右半身似已废了，力道大打折扣，左手能发三成劲已经不错了，他闷哼一声，身躯急向后倒，感到整条左臂一阵麻。

奇怪的，令他气血涣散的怪劲，自女郎的手传入他的掌心，触电似的立即传抵身躯，震力也像怒涛般涌到，把他震得向后急倒。

黑衣女郎仅身形一顿，随即飞跃而上，纤手疾伸，要下手擒人。

灰影自草丛中电射而出，不像是人，倒像是鬼魅幻形，一闪即至。

“哎呀……”黑衣女郎惊呼，被一阵神奇的劲道震得向后飞退。

“什么人大朋……”冯堡主怒吼，一跃而上。

灰影抓起了张家全，一闪便远出三四丈外，再一跃便进入密密麻麻的树林，一闪即逝。

冯堡主的轻功十分惊人，但比起灰影来，却又像小巫见大巫，差了一大截。

侍女急掠而至，扶住了摇摇欲倒的黑衣女郎。

“小姐，怎……怎么了……”侍女惊问。

“扶我行功引气。”

“黑衣女郎脸色泛青：‘气机受到震撼，气血不……不顺……’”

冯堡主悚然止步，不敢追入林中。

樊老随后纵到，也止步不迫。

“冯堡主，是……什么人？”

“樊老心有余悸：‘好快的身法，极像传说中的流光遁影，老朽竟……竟然来不及看清。’”

“一个灰衫老人。”

“冯堡主的自力比樊老锐利得多：‘鬼影功，可能是专和江湖朋友捣蛋的鬼谷老人。’”

他应该死在六七年前开封围城战役的，但这人的轻功的确极像他的鬼影功。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“如果是这老鬼，咱们有麻烦了。

樊老打一冷战：“这老鬼天生的冷血，下手不留情。

快看看令媛受伤的情形，或可看出这人的武功路数。

黑衣女郎，是冯堡主的爱女冯秀秀，在江湖闯荡了四五年，已经年华双十，依然小姑娘独处，仍在江湖耀武扬威，绰号叫黑牡丹。

当她穿起高贵的黑缎绣白云纹滚边衣裙时，高贵得像一朵牡丹花，但由于黑白分明，并非吉服，所以也有人戏称之为丧门女霸。

冯秀秀的伤并不重，气血未能归流而已，这是受到强劲力道重击，对方的内功深厚，所造成的最普通震伤，无法看出对方的武功路数，只要定下心神，运气行功引气血归流便可恢复原状。

冯堡主留下等候爱女行勿，樊老只好急急扶了绝孤安乾，匆匆离开找地方裹伤。

“在四周戒备。

冯堡主向四长随与侍女小春下令：“任何人接近，杀无赦！”

“……”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编辑推荐

本商品为单本封面，套装封面请以实物为准！

<<云中岳武侠精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